

梁

書

223725



中華書局印行

梁

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輯校
丁輔之監造

梁書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繙。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全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脩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遺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昔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史學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

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臣輩等謹敍目錄，昧死上。

梁書序

梁書目錄

唐 敦 騞 常 姚 慶 廉 撰

本紀六卷

列傳五十卷 凡五十六卷

梁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生蕭氏諱衍

梁書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梁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梁書卷四

本紀第四

武帝下生蕭氏諱衍

梁書卷五

本紀第五

元帝諱驥

梁書卷六

本紀第六

敬帝諱方智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皇后

太祖張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世祖徐妃

高祖阮脩容

梁書卷八

昭明太子統

愍懷太子方矩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王茂

柳慶遠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威

鄭紹叔

呂僧珍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柳惔弟忱

席闡文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梁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梁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謝朏弟子覽

梁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梁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梁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張齊

馮道根

梁書卷十九

張惠紹

昌義之

梁書卷二十

康綯

劉坦

梁書卷二十一

樂懿

梁書卷二十二

劉季連

陳伯之

梁書卷二十三

蕭琛

陸杲

列傳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子訓

王泰

王份孫銅食

張充

柳惲

蔡撙

江舊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安成王秀

臨川王宏

南平王暉

都陽王恢

始興王憺

始興王憺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秀

衡陽嗣王元

桂陽嗣王象

梁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長沙嗣王業

蕭晉

長沙嗣王業

梁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徐勉

梁書卷二十六

周捨

傅昭弟映

梁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鉤

陸襄

梁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裴徽

平子之高祖

夏侯亶

南康侯

韋放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盧陵王續

南康王續

邵陵王綸

梁書卷三十

列傳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晉正

梁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梁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張綖

弟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弟

子範

子雲

子璡

梁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王休京

江東

江革

梁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謝安

何微

容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橫

元顥達

王神念

楊樹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懿

劉惔

劉顯

劉之遴弟之重

許懋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勳
劉潛弟孝勝
蕭幾
褚翔王承
蕭介
劉孺弟覽
蕭芸從父兄洽
達孝威
杜頤兄岸
子森徐文盛
朱幼安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傅岐
江子一
沈淩臧質弟嚴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柳敬禮
韋粲
張嶽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南郡王大連
瀏陽公大雅
西陽王大鈞
建平王大球
綏建王大鑾

梁書卷四十五

梁書卷四十六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忠壯世子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梁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列傳第四十	王僧辨
胡僧祐	杜頤兄岸 子森
陰子春	徐文盛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孝行	梁書卷四十八
滕臺恭 <small>徐普 陵女子</small>	列傳第四十九
沈崇儀	列傳第五十
庚黔婁	列傳第五十一
荀丘	列傳第五十二
甄恬	列傳第五十三
劉曇靜	列傳第五十四
庾沙彌	列傳第五十五
劉曇	列傳第五十六
謝蘭	列傳第五十七
劉曇靜	列傳第五十八
劉曇	列傳第五十九
謝蘭	列傳第六十
嚴植之	列傳第六十一
何修之	列傳第六十二
嚴植之	列傳第六十三
范鎮	列傳第六十四
司馬筠	列傳第六十五
崔靈恩	列傳第六十六
盧廣	列傳第六十七
孔僉	列傳第六十八
賀瑒子華	列傳第六十九
卞華	列傳第七十
崔靈恩	列傳第七十一

沈峻太史叔明

孔子私

皇侃

范元琰

劉評

梁書卷四十九

劉歎

庾詵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文學上

到流

止足

列傳第四十七

劉苞

袁峻

顧惠之

蕭眞素

庾於陵

周興嗣

何遜

周興嗣

丘遲

陶季直

劉昭

鍾嵘

吳均

袁峻

庾承先

梁書卷五十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劉峻

劉昭

劉驥

劉驥

范述曾

范述曾

范述曾

范述曾

劉杳

劉杳

劉杳

劉杳

虞謙

虞謙

虞謙

虞謙

王籍

謝徵

伏挺

伏挺

何遠

何遠

何遠

何遠

臧嚴

庾仲容

任孝恭

梁書卷五十一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顏協

陸雲公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臨賀王正德

處士

何點

陶弘景

沈顥

列傳第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武陵王紀

河東王譽

梁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侯景

梁書目錄

梁書目錄考證

本行範曰顏文帝譜綱○網監本訛澤今改正。

列傳第十二馮道根○高殷本難馬今從本傳改正。

列傳第十六太祖五王○大歷本訛學今改正。

列傳第三十五劉蕡弟孝威○孝監本訛世今從本傳改正。

列傳第四十一蔣義恭終晉齊臨桂平○註本缺徐普通定後以子士寧今
增入。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鄼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開開生濟陰太守蘭蘭生吳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颯颯生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達達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鎔鎔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享考謹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騎駒骨駒上降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筆略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比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臨王鎮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臨王子良辟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入直殿省預薦謀等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曜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爲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距襄陽築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喪受敵乃棄重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爲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領之出鎮石頭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尚書

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武等並受節度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帥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高祖獨帥衆拒戰殺數百人魏騎稍却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惟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七月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東昏卽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遜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諱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賣敕各欲專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蝶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縛萬幾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猜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寢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懷徒取亂機所可當歟惟有江劉而已裕怯而無斷弱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學起必中外士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防未生宣召諸弟以時聚集後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土馬呼吸數萬虎跡其閒以截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斯暴可得與時准據此蓋萬全之策始不早圖悔無及也試問之變色心弗之許弘策還高祖乃啓抑弟偉及愬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時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其上繁氣騰起形如綈蓋望者莫不異焉承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梵中兵呂僧珍別駕柳廢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嬖殺窮虜極暴誅戮朝賢罕有禮育生人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與義舉公侯將相良在茲日各盡勵効我不食言是日

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船先是東
昏以劉山陽爲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頴胄以襲襄陽高
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遞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
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奪亡齒棄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閼同邪我若總荆
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復御刀應敵之徒哉
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齋
書與頴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
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
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聞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
道天虎是行事心督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
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駛兩空幽定一州矣
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頴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
人馳入頴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
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
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頴兵十旬必生悔吝竟立異便大事
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恩昔武
王伐紂行進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高祖迎南康
王都襄陽待正尊號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
義無進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爲人
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嗣文同楚若
功業克建威聲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愛人處分待至石城當面
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高
祖爲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
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黃嗣祖兼
司馬都令杜永兼別駕小府錄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曰夫道不常夷時無
承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寧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梓德孝宣聿

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曆並招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擾亂
天常毀華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壽膺之年植險於營州之日猜忌
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興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觀無哀
色懼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闊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
櫛姑姪莫辨按庭有婢販之名姬妾被干沒之服至乃形體宣裸裂衣顛倒斬
斷其間以爲懼笑騎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輿戶竟
道母不反抱子不遑哭劫掠剽廬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饕肆酣
歌壙鄰寵恣愚豎亂惑妖嬖梅蟲兒姑法珍滅僅席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
滅鄉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場誠事上肅領軍護萃
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摺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勲庸允穆
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
當年祚降後裔而一朝齷粉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
誠貫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鄧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
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剝剪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
喪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舊旅江甸奮不顧
身獎厲義徒電揮彊敵克殲大敵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己
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開禍酷遂反預稟精靈孰不冤痛而羣
擊放命蜂蠻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覓掩襲右
軍夏侯征慮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舉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
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剝胎斬脰方之非酷盡禽獸之行
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
若斯之甚者也旣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內沸騰抵庶板蕩百姓慄悚如崩厥
角蒼生喝喝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
痛豈可取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
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石軍蕭頴胄征虜
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卽皇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

康哉之威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寥宸規率
前啓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驥爲羣鶻視
爭先龍驥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三十軍
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摧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
十九軍主巨艦迅楫衝波喧水旗鼓八萬森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
憺等四十二軍主熊龍之七甲楯十萬沿波馳蹀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
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
崔僧季並肅奉明詔襲行天罰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逼驚幕府
總率貔貅號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翼馬縱金沸地鳴轉轂天霜鋒曜日朱旗
絳麾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右軍許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鉞匡世擁
荆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権奉衛輿釐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驥虎步並
集建業黜放愚校均禮海昏郭清神甸保定京宇譬猶廟泰山而壓蠻壤決懸
河而注煙燄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姑法珍而已諸君咸世
民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
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
刺史張沖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隨
郢分兵以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漢口不關一里前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
爲郢城人掎角若悉衆前進城必絕我軍後一朝爲阻則烽無所及今欲遣王
曆曹景宗帥眾濟岸進頓九里其
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相會以逼城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竟陵間
日張沖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荊州遣冠軍將軍鄆元起軍
衆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繼至糧食既足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
拔天下之事既取之宜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帥眾濟岸進頓九里其
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三月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階

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時張冲死。其衆復推軍主薛元嗣。及冲長史程茂爲主。乙巳。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尙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于軍。是日。元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破。盡擒之。四月。高祖出澠。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元嗣戰頗疲。因不敢出。諸將欲攻之。高祖不許。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榮。軍齋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厭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澠路。所謂益喚。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惟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照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七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棄。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牛。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醫。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是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恃鎮軍靜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乃發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夜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於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遺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末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卽伯之子。復獨奔歸。彼

聞人情理當憚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墮王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張樂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高祖並加隱卹其死者命給棺槨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義於灤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効高祖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並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過之計無所出勢不得暴乃命鄧元起率衆即日沿流八天。子遣黃門郎蘇回勞軍高祖登舟命諸將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徽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高祖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少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城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至是時大軍進據之仍遣曹景宗蕭頴達領馬步進賴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還曹景宗陳伯之爲遼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皇城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義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雀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胡歡牙等列征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人閩人王侯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屍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高祖命諸軍築長圍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壞以爲東北聲援至是高祖

遣使曉喻並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壞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徵棄郡赴義師十二月丙寅旦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義師高祖命呂僧珍勦兵封府庫及圖籍收鑿妾潘妃及凶黨王咺之以下四十一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己卯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曰皇帝不造遼此昏凶禍挺動植虐被人兒社廟之危憂焉如綴吾身藉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繕焉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屬其志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繼方燭京邑授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慕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士凡厥負贊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又令曰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惡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革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癟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鵲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騎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恩治之珉來蘇茲日猥以寡陋屬當大寵雖遠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苟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閭戶有翁媪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鉅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革削自己竟賣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渾惟新政刑得所繕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諛訛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者並加葬斂收恤遺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迷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卽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違天命

自取淪滅亦同此科。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追贈高祖祖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考侍中丞相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恆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精，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壘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黠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招狐在御，工商之子，縕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蠻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典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斷雕爲樸，自非可以奉乘威，偷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披庭蘭御妾之數，大享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毗庶，非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浮道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難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詔曰：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章彭齊晉，據襄亂於殷周。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治九功。武荷七德，欽惟厥始。徵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境，式表厥庸。建武升曆，邊隙屢啟。公釋書輶，講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撫漢危殆。覆讐寇於鴻濱，僵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攘虐，毒被含靈。溥天懼憚，命懸晷舌。否終有期，神謨載符。建大策，惟新鼎祚。授袂勤王，沿流雷舉。奮城雲撤，夏汭霧披。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孰連於條蕪，冰泮取新鹽。其如捨芥撲朱爵，其猶掃塵建電外駕。省閨內傾，餘醜蠭蠭。蛾蠅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懼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

外肅寧解茲虛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恩不被雖伊尹之執茲宣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況於威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榮慄待以爲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斯。式闇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輶渠門。輒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綵綻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策曰。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爲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尤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俗寧人。感烈光於有道。大勳據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不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難鍾皇室。元帝以休明早崩。廟文以仁弱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親。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嗟詰靡餘。實繁非一。並專國命。嘲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譖比屋。溥天怨嗟。寘身無所。冤頸引決。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人之願。爰帥羣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大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讐。以長算制之環中。挑危冒險。擅柔謬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議。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遺。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蘭葉。歛敵難遠。戎狄內侵。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翰旅。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己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力。鄧城之役。胡馬卒主。不帥潛反。不相告報。棄甲指鉞。餌之虎口。公南車序。俾我危城。蹶爲彊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反。雖廢昏有典。而伊散卒北禦離騷。全衆方軌。渠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凋弱咫尺。勍兵糧盡。闕甲廈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惟鋒。推

翟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呂綸，勳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騷動，逕爲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遵。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繁川自固。公御此鳥集陵茲地，險賴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翹搖夏首。桴旛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旅，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雷。旌旆未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登塗，排方繼及。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猖狂，志在借豕突淮。涉武騎如雲，公冕命英勇，因機驕銳，氣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環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鞞幣，若有餘狎。是邪孽忘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戮。公奇謀密運，威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兆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崛崗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莫，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鴻臚。莫不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為億兆之主，為宗社之光。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頃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閼闌鐘絕，哀首痛心。豈知天子之恩，德踰嵩岳，功隆萬葉？是以越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刻固，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閭閻。覆政弗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造冠乎伊摶，實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長，繼宇宙哉？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厥社。在昔日喪，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

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量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恆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不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鳥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轅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髽首，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器械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衡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妃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鉞鉞各一。公跨躋萬涼陵，屬區宇暨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璧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欵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伏承嘉命，願至佇策。」明公遂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賴爲仇讐。折棟崩檮，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斬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曠日月，重綏參辰。反覆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阤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尙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子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人，翻爲獨善。公不許。二月辛酉，府僚重請。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禱，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醜。是以玉馬駿奔，表徵子之去。金板